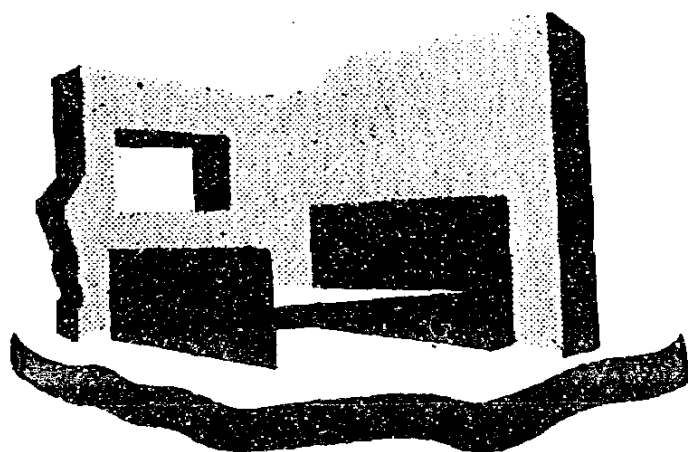


現代戲劇叢書之八

總魔

歐陽予倩編



上海民書店發行

854.6
424.2 3
2

魔 慾

(力勢之闇黒名原)

一劇 幕 五一

編改倩予陽歐

現代戲劇叢書之八



3 0614 2505 8

社版出劇戲代現

青島福山路大
本座劇團書館

171877

慾魔

登場人物

張裕福 富農。

花月英 裕福的繼室。

小金 前妻之女。

小銀 月英所生。

李奇 貧農，裕福家的長工。

李大順 李奇之父。

李洪氏 大順之妻。

王秀英 李奇最初的愛人。

胡大忠

鄒女甲

鄒女乙

陳大媽

某甲

新郎

姑媽

男女賓客多人

第一幕

富農張裕福之家——一間北方農家的廳堂。中間有門通外面，左手有門通張裕福夫妻的臥房，靠着門的左邊是一個土灶。右邊是一個火炕。牆上一個小窗戶。炕的旁邊置一小桌，上面放着茶壺茶杯之類的東西。

室內有水桶鋤頭之類的東西。

台前左邊一張方桌，四張板棧，靠牆一張舊木睡椅。這家的主人張裕福常坐的。

台前的右邊放着紡紗車，兩張小矮棧。

開幕時，從正中糊紙的風門看去，是下午的時候，太陽很斜了，外面有牛羊叫的聲音。

張裕福身體不好，時時有些咳嗽，他坐在那張木睡椅上，烤着一個風爐。他的繼妻花月英坐在桌子旁邊做她的花鞋，她是最愛打扮不過的。大女兒小金（前妻養的）坐在小矮棧上，一邊紡着

紗一邊哼着山歌。張裕福好像不耐煩的樣子。

幕啓時，裕福坐着抽煙，他的妻子花月英和他女兒小金坐着在做活。

裕福（含着烟袋烤着風爐）天就快黑了。冬天日子短。（牛羊鳴聲）怎麼牛也在外頭。羊呀，雞呀，你瞧，全得趕回來啦！李奇，李奇，咳，這傢伙真是聾子（其妻向他冷笑）得了吧，你也不會幫着叫叫。

月英
李奇！

李奇 什麼事？（他聽見老闆娘叫便跑進來）

裕福 李奇，什麼事？牛呀，羊呀，都要進欄！

李奇 曉得嘍！（一見是老闆說話，他的樣子便不高興。）

裕福 用人真是難，要是我沒有病，我真不要這班傢伙！哼，反正沒有好事！（向她們）喂，你們那個去幫忙他？小金！

小金 爸爸，幫他趕牛，趕羊，還是趕雞呀？

裕福 滾你媽的？（小金笑着出去）李奇這傢伙真沒用！

月英 嘻，你才真有用呢，你算會烤火，還會對別人發脾氣。

裕福 你們這班人哪，要不是我來麻煩，不到一年這一家就不曉得弄成什麼樣兒了。

月英 對人家你就這個那個鬧不完，自己只會坐着，躺着，儘指使別人。

裕福 唉，病真是害人！（小金在外面趕雞的呵呵聲）唉，年輕小伙子，盡會偷懶，唔！（嘆氣）

月英 （她也嘆氣）唔！

（小金走進來。）

裕福 （問小金）李奇呢？

小金 在路邊上站着。

裕福 站着……

小金 跟人家說話。

裕福 跟誰說話？混賬！

小金 不知道。(坐下)

(小銀跑進來。)

小銀 (向母親說) 李奇的爸爸媽媽都來了，他們要他回家。

月英 瞎說！

小銀 真的。我剛才走過他們面前，聽說他要回去娶老婆。

月英 (對裕福說) 正因為你的脾氣不好，他就要走了。

裕福 走？隨他去吧，我還怕請不着人嗎？

月英 可是他的工錢是支過頭的。

裕福 那只好明年夏天要他來補兩個月好了。

月英 哼，你聽見他走就歡喜，又少了個人吃飯是不是？我可不是牛，小金這孩子也是好

吃懶做的。(小金在一旁作個嘴臉) 你吧，除了烤火沒別的本事，得了吧，我的老爺子。

裕福 你瞧，我又沒有說什麼，你就那麼一大篇。

月英 牛那麼多，羊也還沒有賣掉，餵草，餵水，出糞，打掃地方都要人，我才不多替你當長工哪。我也跟你一樣想烤火，儘管弄得亂七八糟的，我可管不了。

裕福 （向小金）喂，小金，餵豬去。

小金 好，餵豬去。（下）

月英 我可不是你的奴才，不能隨便讓你指使，算了吧，聽憑你自己去。

裕福 好了好了，還在那裏嘍哩咕嚕幹什麼？你瞧，簡直像個百靈似的。

月英 我看你倒像個老瘋狗！像你，事可不會做，一句有趣的話也不會說，除了吵吵鬧鬧讓人難過便沒有別的。真像個瘋狗！

裕福 混賬！天知道，我偏偏遇見你這……（氣憤憤的跑進房去）

月英 老不死的鬼，真討厭！

小金 （上）你爲什麼罵爸爸？

月英 混賬，滾他媽的！

小金 你爲什麼緣故罵爸爸我全知道。你才混賬，我才不怕你哪。

月英 什麼？（想找東西打她）你留神點兒，我一鋤頭就要你的命！

小金 好的，想不到我媽死了，我爸爸娶了你這樣的好人！（下）

月英 （自個兒坐着生氣）要他回去討老婆？李奇這傢伙要娶老婆啦。要是他自己那麼幹，我可不能放過他。要是他走了，我怎麼活得下去呢？（嘆氣）唉……

李奇 （進來跑到花月英面前低聲地說）糟了，糟了，我爸爸來了，要我告假回家，還要我娶了老婆待在家裏。

月英 那很好呀。

李奇 很好？我正想法子把它推掉，你倒說「那很好！」你瞧，你這副腔調，怎麼着？你忘了嗎？——

月英 娶老婆也是好事，這種事情我也管不着。

李奇 你爲什麼這樣生氣？我還想你會安安我的心……你怎麼啦？

月英 不怎麼樣。既是你要丟掉我……那還說什麼？

李奇 好了好了，你不要這個樣子。你當我會忘了你？天知道，聽憑怎麼樣，我也不會丟掉你。我是這樣想：我把老婆一娶進門，我馬上就回到你這兒來，總算把那女人弄回家，就算完了。

月英 有老婆的男人我不要。

李奇 你這麼說……你，那使……父母之命，我也沒有辦法。

月英 口說是父母之命，其實還是你自己願意。你早就跟那個賤貨王秀英攪在一塊兒，一定是她要你趕緊娶她。

李奇 王秀英？那個女的我才不要呢！……儘管她死七八烈釘着我……

月英 那麼你父親怎麼會來？一定是你讓他來的。你騙我！（泣）

李奇 這真是天知道，我做夢都沒有這樣想。這都是我爸爸做的。

月英 自己不願意的事誰能壓派你？

李奇 爸爸的話沒有法子不聽；我自己真是不願意。

月英 你不會硬不肯嗎？有什麼了不得？

李奇 從前有個傢伙也就是硬不聽他父母的話，以後抓到祠堂裏去，受盡了氣，挨盡了罵，始終還是沒有結果。

月英 別儘說廢話！你要是娶了那個王秀英，我就祇有死，你害了我，我已經上了你的當了，再也還不了原了，你要是離開，那我只好……

李奇 我怎麼會離開你？要離開我早就離開了。前回不是有人請我，工夫比這兒輕，錢比這兒多，我都沒有去，不是嗎？除非你不歡喜我了，我才有別的打算呢。

月英 那麼，你……等到老頭子趕明兒死了，反正誰也不知道，我就索性嫁給你，你說怎麼樣？

李奇 唉，真把我弄得昏昏懂懂的了。

月英 那麼你歡喜我不歡喜我？

李奇 那還消說嗎？（將她一抱）就是這個樣子。你始終在我這裏。（拍拍胸脯）

（李奇與月英正在親密的時候，李洪氏伸頭看一看，咳嗽一聲，二人驚，走開。）

李洪氏 （叫着進來）啊呀，阿彌陀佛。老闆娘，你好。

李奇 呵，媽。

李洪氏 孩子，老闆在外頭叫你哪。

月英 哎，大嬸你請坐吧。

李奇 我剛要劈柴，我是來找斧頭來的。

李洪氏 我知道，這把斧頭一定在老闆娘這兒。

李奇 （拿起一把斧頭來）哪，媽，你瞧……媽，你一定要給我娶老婆嗎？我總覺得沒有甚

麼意思。老實說：我不願意。

李洪氏 誰說要給你娶老婆？你愛怎麼就怎麼得了。那都是你父親的主意。得了，去吧，我

還有事跟老闆娘商量哪。

李奇 真是，又說要我討老婆，又說不討也行，真是摸不着頭腦。（下場）

月英 大嬸，真要給你兒子娶媳婦兒嗎？

李洪氏 哼，娶什麼媳婦？我們家裏沒有這份兒錢，你還不知道嗎？這都是他爸爸糊來；跟他娶老婆，這也不過是說說罷了。人要錢財，馬要草料，他在你這兒做工，還能離得開嗎？

月英 是呀，他又勤儉，又好，我們家裏也難得請他那樣的人，我很歡喜他。

李洪氏 老閻娘，你用不着瞞我，反正我全知道。

月英 你知道什麼？

李洪氏 得了，老閻娘，我這老太婆，真是不知道經過了多少風浪，什麼都看得透。我年輕的時候也是一樣的。要不是有兩手，那儘得給人欺負。守着個糟老頭子過日子，那是多麼沒趣的事。不過，我看你，真可憐，老閻娘，你有的是錢，怎麼嫁給這樣一個老頭子？不怕你生氣的話，你們老閻恐怕過不了明年的春天。要是他有一個三長兩短，你又

怎麼辦呢？你總得找個人呀。誰能夠傻子似的死守着……你歡喜我的兒子，那也沒有什麼，像這樣好的地方，我也不會讓他離開的。

月英 只要他不離開這兒就行了。

李洪氏 他怎麼能離開呢？那是胡說。我們那老頭子的強脾氣，你是知道的，他就那麼胡鬧。

月英 要給你兒子娶老婆的事是怎麼說起的？

李洪氏 那也只怪我的兒子太逗人歡喜了。在火車站不是有一個給人洗衣裳的女人叫王秀英的嗎？她不知道怎麼跟我的兒子這個上了。

月英 唔，王秀英？

李洪氏 對了。那傢伙跟我的兒子攪在一塊兒，也不知道，怎麼樣被我們老頭子知道了。——不知道是人家說的呢？還是她自己去說的。

月英 死不要臉的臭婊子！

李洪氏 我們家老頭子本是個傻子，一聽這話就鬧起來，說是讓他們索性做夫妻，也好減輕點兒罪孽。因此，就要我兒子把那王秀英接回家裏來。我說了許多話要他別那麼辦，可是……（做個手勢）那麼，我沒辦法，我就說：「好吧，可也得要仔細想一想，應當問問孩子，還得要跟老闆商量商量。」那麼我就到這兒來了。

月英 倘若老頭子一定要那麼辦，那便怎麼好呢？

李洪氏 你放心，決計弄不成的。我只要跟這裏的老闆明白說開了，就什麼都了嘞。我跟我當家的一塊兒來，不過是裝着幌子驅驅他。我的兒子在這兒多麼享福，將來好處還多着呢。誰會要王秀英那種小婊子？我才沒有那麼傻哪。

月英 那傢伙還常常到這兒來接他哪。真是，我聽見你兒子要娶她的話，真好像一把刀子刺在心裏似的。不過，你兒子也許不想着她哪。

李洪氏 那兒的話？他會那麼傻嗎？他決不會歡喜那種連住的地方都沒有的，那種又窮又憐的賤貨。我兒子不是笨人，你是知道的。他也知道，他應當愛誰。你放心吧，無論如

何他不會走，也不會娶老婆。只要有錢，他可這麼做下去。

月英（嘆氣）唉……我也不知道怎麼才好！

李洪氏 年輕的人誰不是一樣？像你這樣又漂亮又年輕，跟着那麼一個半死不活的老頭兒，我真替你難過。

月英 真的，我們當家的真是癩狗扶不上牆，討厭着呢。見着就惡心！

李洪氏 只有這個法子……（走近花月英，再四邊看看，小聲地。）你瞧！（從身上拿出紙包來給她看。）那個大夫你也認識的；我從他那裏弄來這兩包藥麵兒。你瞧，對你們老闆只說是安眠藥，這個只要吃一劑，他就會睡着。睡着了你就用腳踢他，他都不會醒。這藥一點兒味也沒有，也沒有氣味。力量大着呢。每回真的只要給他一點兒吃，連吃幾回，他也就無掛無礙，你也就自由了。

月英 啊！

李洪氏 而且還不留一點兒痕跡。這是兩塊錢買來的，很不容易到手。想必你是要的，如

果不要我就拿給別人去。

月英 啊，這種事做得嗎？

李洪氏 有什麼做不得！要是老闆沒有病，那也罷了。真的，叫名兒活着，其實早不是陽世上的人了。

月英 怎麼好！大嬸？不是犯罪吧？我怕得很。怎麼會有這種事！

李洪氏 那……我帶回去也沒有什麼的。（走開）

月英 （跟上去）這個也跟別的藥一樣用開水泡着吃嗎？

李洪氏 攪在茶裏就行了。看不出顏色，聞不出氣味。老頭兒也很聰明的。

月英 （接過藥來）怎麼好！我過的日子要不是跟坐牢監一樣，我也不做這種事。

李洪氏 兩塊錢你不要忘記，我說過回去的時候帶給他的。唉，這也是愛管閑事。（把藥

包遞給花月英）

月英 得了，我知道。（把藥藏起來）

李洪氏 好好兒藏着，千萬別讓人知道。萬一給人看見，那可了不得。常言道得好，隔牆有耳啦。阿彌陀佛，阿彌陀佛……（突止住）

（李洪氏聽見大順的咳嗽聲，她急忙又念着佛。）

大順 呵，老闆娘。（叫着進來）

月英 啊，李大爺你好。

裕福 （走出來）呵，大順哥，怎麼，你好吧？

大順 唉……窮健窮健，反正……總是……要是不留神，那就這個，唉……我的兒子承你看得起，要是你以為這個這個……那就這個……

裕福 好吧好吧，坐吧，坐着慢慢說……怎麼說，要娶兒媳婦了嗎？

大順 娶老婆的話，本來就這個，慢慢的也可以。你知道，家裏又窮，娶不起兒媳婦。自己都不夠吃的，那兒還養得起兒媳婦？

裕福 那就慢慢兒想法子吧。

李洪氏 娶媳婦也用不着那麼急的，這是一生的大事。

裕福 不過娶兒媳婦是好事。

大順 我也這個……這麼想。那麼，我就這個，反正是，我自己想在村裏頭找個事情，一個合式的事情。

李洪氏 哼，你有什麼好事情。還不是挑糞！前回你回來的時候，弄得我幾乎要吐！

大順 唔，起頭的時候的確是這有點兒這個，（嗅嗅鼻子）鼻子裏頭覺得，不過，慢慢兒也就慣了。氣味這東西，你就不要去管它，回頭換件衣裳也就行了。反正這個，把李奇，我的孩子攔在家裏讓他作家裏的事，他在家裏這個嚙，我就幫人家去這個。

裕福 你要叫你的兒子回家？那也很好，可是以前借空了那麼多工錢怎麼辦呢？

大順 這個，這個倒真是這個……正好比村裏人說的：做長工就跟賣身一樣，不做滿是不能走的。不過我是說，娶老婆的時候，跟你這兒告幾天假。

裕福 那可以，那可以。

李洪氏 這個事情我們兩個人想法不同。老闆，我在你老人家面前就好像當着菩薩的面一樣，什麼都一五一十明明白白說出來，誰是誰非，請你給斷一斷。他只嚷着要給兒子娶老婆，也不問娶的是誰，要是新娘真好，我跟我兒子又沒有仇，可是那女孩子是壞透了的。

大順 你不能胡說，不要說那女孩子壞話，反正是這個這個，不行。這個女孩子是受了我兒子的糟蹋！簡直是糟蹋這個女孩子是這個。

裕福 糟蹋到底是怎麼回事？

大順 就是……這個，她跟我的孩子李奇這個……

李洪氏 （打斷他）你歇一會兒吧，還是讓我來說，我的舌頭比你稍爲靈便一點兒。（向裕福）我那孩子還沒到你這兒做工的時候就跟那個洗衣裳的那個小姨子王秀英攪上了。是她來勾引我兒子的，我兒子是受了人家的騙。

裕福 那就不好。

李洪氏 并且那個女孩子，非但是不正經，簡直像個婊子一樣，一大羣的男人跟着她。

大順 媽媽，你又這個，你總是這個，沒有的事你愛說，無論什麼時候你總是這個……

李洪氏 你聽聽，我們家裏的老頭子，說了半天這個這個連自己也不知道說些什麼。王

秀英那個女孩子的事，不要說是我，問問看，誰都知道，就是一個漂亮浪蕩的東西。

裕福 那麼大順哥，既是這個樣子，娶到家裏來是不行的。兒媳婦到底不是破鞋，可以隨便扔掉的。

大順 這這，這老太婆盡撒謊，偏愛說那女孩子的壞話，那孩子真是個好孩子。我看她真可憐，那個孩子。

李洪氏 （指着她丈夫）瞧這個人，專會替人家打算，不管自己的死活。可憐那女孩子，就不可憐自己的孩子。那倒不如你跟那女孩子一道兒去要飯去，簡直是胡說八道，呸！

大順 不，不是胡說……

李洪氏 聽我說，你少開口。

大順（斷她的話）不，我不是胡說，反正這個，爲你自己合適，你就不管人家，什麼事情你都可以變個樣兒瞞說。可是你欺得了人，欺不了菩薩。

李洪氏 你瞧，你那個嘴，巴達巴達的，也不怕嚼了你舌頭。

大順（跑去對花月英說，說着話又走回來。）那孩子真是個能幹的好媳婦，無論那一件都沒話說。在我們這種窮人家，她是個幫手。作喜事也不要什麼錢。還有最要緊的就是不能讓那姑娘白受糟蹋，可憐她是個孤女，我們應該幫她的忙。

李洪氏 三年六個月一句原話。

月英 李老閒，你也聽聽女人的話吧；大嬸說的不錯的。（她走近張裕福）

大順 天知道，那女孩子就不是人嗎？她也是人哪。你說對不對？

李洪氏 你瞧，又來了。

裕福 那麼，你看這麼辦好不好？也不要太相信那女孩子；你的兒子現成在這兒，是真是假，把他叫來一問，反正又沒有殺人。喂，去叫他來吧！

月英 (站起來)……

裕福 只說他爸爸叫他去吧。

(月英下。)

李洪氏 你瞧，老間一句話，就斷明白，真的，讓孩子自己說就再好沒有的了。如今的世界，婚姻是不能壓迫的，總得問問本人。無論怎麼樣，跟那種女的做夫妻，當衆出醜，他一定不願意的。依我想，(向裕福)還是在你這兒做工，一直不離開的好，就是明年夏天也不用告假。我們家裏另外雇個人，老間，你再借我們十幾廿塊錢，那麼李奇這孩子就算押在你們這兒吧。

裕福 慢着，還是一樁一樁慢慢兒說吧。

大順 我以為什麼事情祇管合自己的事，昧了良心是不這個的。

裕福 那還消說嗎？

大順 我要孩子回家娶老婆，也就是要顧着良心，一來我們這邊也好，二來爲了女孩子

也好，兩得其便，對得住自己，對得住天，你說對不對？

（李奇同小銀上。）

李奇 叫我嗎！（說完坐下）

裕福 噯，你怎麼那麼不懂規矩？爸爸叫你，你跑進來就坐着抽煙像什麼樣子，你應該站着哪。

大順 你犯的事，讓老闆來斷斷這案子。

李奇 我犯的什麼事？

大順 就是你跟那個孤女王秀英的事。

李奇 呵？（帶着笑）誰說的？那女的自己來說的嗎？

大順 我問你，你好好兒的這個這個回答我；你到底跟那個女孩子有過這個沒有？

李奇 唔？

大順 我是說，你們幹過壞事沒有？

李奇 你說什麼？我一點兒不明白。

大順 我說的就是這個……不好的事。我就問你跟牠作過沒有？

李奇 那是做過很多，悶的時候，找她去開開玩笑咯，唱唱小曲兒咯，猜謎兒咯，隨便你說那一件是壞事吧。

裕福 不許瞎說，李奇，爸爸問你你得好好兒答應。

大順 孩子，瞞得住人瞞不住天啊！做了錯了就不要撒謊；你把那女孩子當玩意兒也是容易的，因為她沒父母，你明明白白說好了。

李奇 我沒有不可說的。我早說完了，再沒有可說的。那個女的什麼都會說，胡里胡塗盡造謠言，難道說句笑話也不行嗎？

大順 你別撒謊；你跟牠那個事，有，還是沒有？

李奇 ……我跟牠什麼都沒有。要是我撒了謊，我就不得好死！你們要我娶那個女的那才沒有道理，那孩子不能押着我。

李洪氏 (對大順) 你瞧,你真睡扁了頭!人家胡說八道,你全當真的,無緣無故把自己的孩子氣得這個樣兒。得了吧,還是這樣吧,讓東家借給我們點兒錢,孩子嗎,就還是在這兒做下去。

裕福 大順哥,怎麼辦!

大順 (對李奇) 孩子,有報應的。受了欺負的人的眼淚不會往外流,還是流到欺負她的那個人的身上去,唔,你得留神一點兒。(他坐下去一個不留神幾乎跌一交)

李奇 留什麼神?我看你自己留神點兒好了。

李洪氏 (對裕福) 好,話就這麼說定了。我們家裏老頭子不懂事,又讓你操心了。反正孩子不回去了,你愛怎麼使喚他聽你的便。

裕福 那麼,大順哥,你說怎麼樣呢?

大順 我也沒有法子管我的兒子,不過總要……

李洪氏 你還胡里胡塗說些什麼?反正孩子也不願意走,你一定要他回去幹什麼?

裕福 不過，我難得換人，要做就再做一年。

李洪氏 一年，好的好的。唉……你再借點兒錢給我們吧。

裕福 怎麼？那麼再這樣做一年怎麼？

大順（嘆氣）沒有法子，反正這個……

李洪氏 對了，再做一年，工錢哩，請你客氣一點兒，再先借一點兒錢，（張裕福點頭）置

是好東家，謝謝你。

裕福 怎麼？那怎麼辦吧。（拉大順走）我們去喝一杯吧。

大順 我不會喝酒的。

裕福 好，那麼我去看看那些牛羊去好不好。

大順 好，我們一齊去。（對李奇）喂，你的事作完了沒有？

李奇 回頭就去。

（張裕福和李大順李洪氏同下。）

(天黑下來。)

李奇 (獨自) 定要問我跟那女孩子怎麼樣多麼討厭，哼，要是每一個睡過的女人都要奔到家裏來，那一個人還不知道要娶多少老婆呢。老婆有什麼用？與其有老婆，還不如沒有錢，隨便玩玩，發誓，我還怕嗎？嘴裏發誓，腳底下寫個不字兒就得了。

小金 (上來) 喂，點燈吧。(走去點壁燈)

李奇 讓我看見你的臉，是不是？我這樣也看得見你有兩顆小麻子。

小金 你的混賬！

(小銀走進來。)

小銀 喂，李奇，外頭有人叫你！

李奇 誰？

小銀 那個王秀英，站在外頭哪。

李奇 瞎說。

小銀 真的。

李奇 她來幹什麼？

小銀 她說要你出去一趟，只要說一句話。要緊着呢，我問她，她不說。你快去吧。

李奇 咳，那個傢伙讓她去吧，我出去幹什麼？

小銀 你不去她就會進來，看你怎麼樣。

李奇 等一會兒自然會走的。

小銀 她還問我，是不是爸爸會把姐姐許給你。

李奇 哈哈，金姑娘，你看我這樣子的女婿怎麼樣？

小金 討厭。

李奇 討厭？

小銀 嘻嘻，回頭爸爸知道要罵你。

小金 爸爸知道倒沒有什麼，鬼老太婆知道可了不得。

小銀 喲，你怎麼叫媽是鬼老太婆？

小金 她是你的媽，我的媽早死了。（說完下）

（王秀英上。）

小銀 （做個鬼臉跑下）

秀英 阿奇哥。

李奇 奇怪，跑來幹什麼？

秀英 （失望地） 呵？

李奇 叫我幹什麼？我在這兒，去吧，你來有什麼用？

秀英 呵，我明白了，你是要丟掉我，你這忘恩負義的。你忘了……

李奇 有什麼要記住的？胡里胡塗跑到人家家裏來，還要人來叫我。我不出來，這就是告

訴你說沒有你的事，還有什麼呢？走吧。

秀英 沒有我的事？就不要我了嗎？你一直跟着我，一轉眼就這樣……

李奇 多說有什麼用處？你還會跑到我爸爸那兒去告狀啦。謝謝你，請回去吧。

秀英 我除了你沒有別人，這是你知道的。你跟我在一塊兒不在一塊兒我都不生氣。可是我想問你，你跟我除了那麼一點兒就什麼都沒有了嗎？

李奇 我沒有給你多說的，你走吧。

秀英 你說要娶我，你騙了我，我也沒有法子；上了你的當，我也沒有法子；最難過的是你有了別人就忘了我。我知道你跟誰好。

李奇 喂，誰有工夫給你多說，怎麼那麼不懂道理？你不走我可對不起你。

秀英 對不起？你要打我嗎？要打你就打吧！（哀求的樣子）為什麼把背對着我，阿奇？

李奇 有人來了。多說也沒有用。你不去，讓我走。

秀英 好吧，就這樣完了！什麼都跟水一樣，流去忘掉了吧！可是，阿奇，你要知道，我是個沒有出嫁的姑娘，被你這麼一來，一生都完了。沒有爹媽的女孩子，上了當也沒有人可憐。（哭）撇掉了我就跟殺了我一樣。可是我也不來怨你。好吧，我走了。你要是看見

好的，你就把我忘了；要是見着不好的，你就想想我，想想我吧！我走了，阿奇。

李奇 真沒有意思。（他走開去）

秀英 （她恨極了，便罵了一聲。）你這畜牲！（下）

（小金上。）

小金 你真沒良心！

李奇 什麼？

小金 人家哭得那麼傷心。

李奇 那與你有什麼相干？

小金 不相干？你的心比刀還狠哪，你這樣待她，還說不定怎麼待別人啦。（下）

李奇 （自個兒）我也攪得胡里胡塗了。我好比蜜糖似的，女人偏愛歡喜，我可是太多了，也是罪過。（他坐向張裕福坐的椅子上，很得意似的。）

——幕——

第二幕

張裕福家的後門口。土築的房子，前面圍着一圈短籬，籬外左邊有兩塊石頭擱起一塊石板可以隨便坐坐的。右邊一顆大樹，樹下還留着另外一個錯掉了的樹根。這是仲春時節，天氣晴朗，遠山含翠，近處的樹葉子也綠得可愛。

幕啓時，花月英從門內搬一堆衣服出來。張裕福在屋內叫「有人沒有？」

月英（突然停下，聽聽。）又在那兒不知道叨叨些什麼。（小金挑着水桶走來，月英對她說。）

你爸爸又在那兒嚷了，去看看，看他嚷什麼？

小金 爲什麼你自己不去？

月英 叫你去，去得了！（小金挑着水入門）我真快被這老頭子折磨死了。他的錢還不知道藏在那兒呢。（嘆氣）唉！（她從口袋裏摸出紙包來看看，出一會神。）

(小金一面包着頭布一面上場。)

月英 (問小金) 上那兒去?

小金 爸爸叫我去接姑媽去。爸爸說接姑媽回來,他快死了,有話跟姑媽說。

月英 (楞一楞) 噢?不去不行嗎?何必去呢?

小金 爸爸說要接姑媽的。

月英 你別去,還是讓我去吧。你快到河裏去洗衣裳去,要不然來不及了。

小金 可是爸爸叫我去。

月英 你聽我的話,我說了,我替你去請姑媽;你先去洗衣裳。

小金 洗衣裳?爸爸叫我快去啦。

月英 我叫你怎麼樣你就怎麼得了。你妹妹呢?

小金 小銀在那兒看着牛吧。

月英 你叫她來,牛不要管。

小金 (不高興地抱着要洗的東西下。)

月英 (自語) 不去叫,又不行,可是他的妹子一來,錢就交給她去了,那不是白費心?怎麼好,怎麼好?

(花月英正在爲難,李洪氏上。)

李洪氏 老闆娘,怎麼樣?

月英 喲,可了不得,正在爲難的時候你來了。

李洪氏 怎麼樣了?

月英 我真弄昏了,可了不得!

李洪氏 那麼說還活着嗎?

月英 唉,沒有得說的,又不活又不死。

李洪氏 錢沒有給了別人吧?

月英 他正要去叫他的胞妹來,一定是爲了錢的事。

李洪氏 那不用說，一定是的。他不會給別人嗎？

月英 不會。我一步不離的守着他的。

李洪氏 那麼錢在那兒呢？

月英 他不說，我也找遍了。他一時藏在這兒，一時藏在那兒。最討厭的是小金，說她笨，她可常常看住我。

李洪氏 老閻娘，萬一錢到了人家手裏，那你一生就完了。一個窮寡婦有誰要。

月英 你別說了，我心裏亂得很，一點主意也沒有，也沒人好商量。我跟阿奇說過，可是他胆小，昨兒個我聽說，錢藏在舖板底下，他又不肯幫忙去找。

李洪氏 那麼你找過了沒有？

月英 那，那兒？老頭子睡在上頭。錢一定是貼身放着。

李洪氏 老閻娘，你要明白，一步趕不上，就步步趕不上！（拉着她耳語）喂，到時候給他一杯濃茶喝了就完了。

月英 呵呀！呵呀！

（裕福在裏面的叫聲；鄰女上。）

鄰女甲 老閻娘，你們老閻在叫呢。

月英 那兒在叫？在咳嗽啦。越來越不行了。

鄰女甲 哟，李家大嬸兒，你也來了？

李洪氏 我從家裏來，看我的兒子來的，送兩件小褂兒給他。娘總是記掛兒子的。

鄰女甲 真的。老閻娘，我想求你一樁事。

月英 什麼？

鄰女甲 我要去吃喜酒，想給你借件衣裳，明兒就還你。

月英 好的好的。吃那家的喜酒？

鄰女甲 哪，就是前村的地保陳先生娶媳兒啦。差不多五十歲的人了。前頭的老婆死了，

撇下幾個孩子，因此要娶填房。新娘子年輕着哪，又漂亮。

李洪氏 呵，那我知道，他娶的不就是那個姓王的女孩兒王秀英嗎？

月英 唔？

鄰女甲 對了。新郎年紀大點兒，他可是有錢，人心又好，那姑娘有福享哩。

月英 呵，我想起來了，我的衣裳不能借給你，因為給耗子咬破了。

鄰女甲 得了，那就算了吧。李家大嬸兒，你們小老間還不定親嗎？我來跟他做個媒吧。

李洪氏 飯都沒有吃。那兒還娶得起媳婦？

鄰女甲 我知道，他是要娶有錢人家的大姑娘的！（眼瞟着花月英）對不起，回頭見。（下）

月英 那小婊子嫁人，還要來跟我借衣裳吃喜酒，我才不借哪。

李洪氏 那不要管她，好容易她走了，趕快泡碗茶給老頭子喝吧。

月英 別提了，讓他自己死罷。啊，你爲什麼要給我那個藥麵兒？

李洪氏 那藥怎麼啦？安眠藥沒有什麼壞處的。

月英 我不是說那安眠藥，我說是那個白的。

李洪氏 對呀，那個是治病的。

月英 我倒担驚受怕，可是他還是在折磨着我。

李洪氏 你給他吃過幾次？

月英 我給他吃過兩次。

李洪氏 他覺得不覺得？

月英 那個茶我自己試嘗一嘗，有一點兒苦。他一口喝下去，他說：「呵，連茶都變了味了。」

我說：「病人吃什麼都是苦的。」可了不得，大嬌兒。

李洪氏 不要老是想著，越想越壞。

月英 你不給我那些藥麵兒就好了。叫我犯罪，我一想起來就難過，爲什麼你要給我？

李洪氏 你這是什麼意思？你爲什麼要怪我呢？別把壞事往好人身上推。萬一有什麼事，

我站在一邊兒，我完全不知道。我發誓，我從來沒有給過你什麼藥麵兒。我沒有看見過，我也沒有聽說過。我就不知道有這種藥。你自己打定主意得了。

月英 唉，真不是人過的日子。

李洪氏 一點點也不錯。這不是說閑話的時候了，太太！最要緊還是先把錢搜出來，那末給杯茶給他喝吧。

月英 阿彌陀佛，我真不知道怎麼好。我怕他偏偏兒自己又不肯死。

李洪氏 唉，他爲什麼不把錢拿出來？難道說他還帶到棺材裏頭去？誰也不給嗎？那行嗎？這麼多錢要是不見了是罪過的。他到底要怎麼樣？你就這麼看着嗎？

月英 我……我不知道。我比他還苦哪。

李洪氏 你不知道？這很明白，你一不留神，你一生就完了；他就會把錢給他的妹子，你就一場空。

月英 噢，是的。他早就要去叫他的妹子。

李洪氏 慢着，你先把開水燒好，給他杯茶喝。我們去搜他的錢，你不要怕！

月英 唉，萬一有什麼事情怎麼辦？

李洪氏 什麼？你還猶疑嗎？錢已經看在眼裏了，還讓它飛掉嗎？你照我辦沒有錯。

月英 好吧，我去燒開水去。

李洪氏 做可做，你可不要後悔，去吧。（月英正欲下，又把她叫回。）喂，還有一句要緊的話，你可別把這些事情告訴阿奇，他是個傻子，心又軟，連殺個雞都怕。千萬，不能讓他知道。

（正在這時張裕福扶着牆走出來，很弱的聲音叫。）

裕福 叫了半天沒有人應，有人沒有？（一下子倒在棧子上）

月英 你跑出來幹什麼？你還是在裏邊兒躺着的好。

裕福 小金去請她姑媽去了沒有？呵，好難過！她不來，恐怕我就要死了！

月英 小金沒有工夫，我叫她到河裏洗東西去了。等着吧，收拾好了我自己去。

裕福 叫小銀去！她在那兒？我真不行了，就要死了。

月英 我早就叫她去了。

裕福 小銀在那兒呢？

月英 不知道。

裕福 噢，難過難過！我肚子裏頭跟火燒似的好像鑽子在鑽！爲什麼你把我當狗一樣不

理我？茶也不給我喝一口。叫二女兒來吧！小銀！

（小銀走來。）

月英 不是來了嗎？小銀，爸爸叫你。

裕福 去，請你姑媽來，告訴她，爸爸有話跟她說。

小銀 是啦。

裕福 回來，叫她快來，告訴她我就要死了。噢，嚕，嚕……

小銀 我就去。

李洪氏 （向月英使個眼色）留神去搜搜小屋裏頭……翻一翻。上上下下，全要搜到。我來去摸摸他的身上。

月英 你在這兒我胆子大得多。(走近裕福)我去燒水給你泡茶好不好?李家大婦也來

看你的病來了。(說完進去)

李洪氏 老闆,你好一點兒吧?

裕福 唉,就要死了,還說什麼好。

李洪氏 你放心,慢慢兒就會好的。我的丈夫叫我來問候你哪。

裕福 唉,我就會死咯。

李洪氏 真是「英雄只怕病來磨」,你這一病,你的樣子都變了。

裕福 唉,就要進棺材咯!

李洪氏 好在你這老闆娘很能幹,你什麼都可以放心。就是我的孩子也會盡力幫忙的。

裕福 我的老婆是靠不住的。她很糊塗。什麼我都明白。兩個女孩子又什麼都不懂。好容

易一個家撐持到這個樣子,從此就沒有人管了!想起來真難過……(哭)

李洪氏 你要是有錢,或者有產業,你可以留下一句話給他們哪。

裕福 (向裏面問) 小銀去請他姑媽去了沒有?

月英 到也快到了。(她說着一邊走出來) 我扶你進去好不好?

裕福 趁我沒有死還在這兒坐一會兒，裏頭太悶氣，噢，真難過。我的心好像火燒似的。呵，要死就快死吧!(捶胸)

李洪氏 閻王爺不出票，就想死也死不了。你只要靜養還會好呢。我們鄰居有個人，也是到了臨危的時候……

裕福 (打斷她的話) 不，不。我覺得我今天一定會死。(閉上眼睛)

月英 你倒底進去不進去?老讓人等着。

李洪氏 (離開裕福，向月英招手) 怎麼呀?

月英 沒有看見。

李洪氏 你全找過了沒有?鋪板底下呢?

月英 也沒有。

李洪氏 再去搜，再去搜。他今天一定會死。——他的指甲發青了，臉跟黃土似的。（換個

聲調）喂，開水燒開沒有？

月英 就會開了。

（李奇上來。）

李奇 呵，媽。——家裏都好吧？

李洪氏 都好。

李奇 東家的病怎麼樣？

李洪氏 噓……坐在那兒呢。

李奇 呵？

裕福 （睜開眼睛）李奇，你過來。

（李奇走近裕福，李洪氏和月英耳語。）

裕福 你怎麼回來這樣早？

李奇 田裏的工夫做完了。

裕福 橋頭的地呢？

李奇 那地方太遠了。

裕福 太遠？從這兒去不是更遠嗎？與其回來一趟，你不如一次做完牠。

（花月英背着臉在站着聽。）

李洪氏 孩子，爲什麼不替東家多賣點兒力氣？東家病着，全靠着您哪。對東家要跟對自

己父親一樣，要拼命去幹，我不是一向對您說的嗎？

裕福 好了好了。把洋山芋弄出來，要女人們幫着您揀好去種。

月英 （對李洪氏說）我才不去哪。他想把人指使開。錢一定在他身上，又想藏到別處去。

裕福 要是過了時就會爛的，那怎麼辦？（他想站起來）

李洪氏 （趕緊跑上前去扶他）啊，讓我攙您進去吧。

裕福 （站着不動）李奇，攙我進去。

李奇 (不高興地) 還有別的事沒有?

裕福 我不能再看見你了。……就要死的人。就算是我有什麼對不起你的地方，你也不要怪我。

李奇 我那能怪你，只要你不怪我就行了。

李洪氏 孩子，好好的聽着東家的話。

裕福 啊，完了完了…… (哭)

李奇 家裏的事放心吧。(他也有些難過)

(李洪氏扶裕福下去)

月英 (對李奇) 怎麼好? 他的話是什麼意思? (近李奇細聲地) 你知道錢是不是在舖

板底下?

李奇 老間沒有什麼待我不好，我怎麼能那樣做?

月英 得了得了，問你知不知道錢在那兒?

李奇 那誰知道？你去找得了。

月英 嗟喲，你怎麼啦？

李奇 看看老問真難過，他真苦惱，你看哭得那個樣子。噢！

月英 嘖嘖嘖，貓哭耗子假慈悲。比他苦的人還有，在這兒呢！他把你當狗使喚，他還要開除你呢？我看你還不如慈悲慈悲我吧。

李奇 你有什麼難過？

月英 人也快死了，還要把錢藏起來。

李奇 不會吧？

月英 叫他妹子去了，一定把錢給他妹子。那我們怎麼過日子？說不定將來他妹子會把我趕出去哪。你就不能幫幫我的忙嗎？你說他昨晚開過櫃子是不是？

李奇 我看是看見的。可是錢藏在那兒誰知道？

月英 沒辦法，我再去找找看吧。（正要走，李洪氏上來把她拉在一邊。）

李洪氏 那兒都不用找了，錢在他的身上，用繩子綁着結在腰裏。

月英 那怎麼好呢？

李洪氏 再不下手，他妹子一來就完了。

月英 真的，妹子要是來了，一定會給他妹子，那怎麼好？

李洪氏 怎麼好？我來教給你：反正開水已經開了，沖杯茶給他喝。（輕輕地向月英說）把

包裏頭那個東西全給他喝下去。那麼一來把錢拿過就是了。到那時候他也不會說話了，還怕什麼？

月英 我真怕。

李洪氏 得了，別來那麼一套，你快點兒吧。我去擋住他的妹子，錢拿到的時候就交給阿

奇藏起來。

月英 怎麼好？我不知道怎麼辦哪？

李洪氏 別要說了，聽我的話沒有錯。阿奇。

李奇 什麼？

李洪氏 你坐在那兒等着，怕有事要叫你。

李奇 唔，這些女人不知道幹些什麼，把我也攪糊塗了。管他，我去種田去。

李洪氏 喂，叫你別走呀。

（小銀上。）

月英 （對小銀）怎麼樣？

小銀 姑媽在表姐家裏種菜，馬上就來。

月英 好了，爸爸叫你在路邊上等候姑媽。姑媽來了就叫一聲。

小銀 是了。（下）

李洪氏 快點兒吧，水已經開了。

月英 喲，怎麼好，怎麼好……（急急跑進門去）

李洪氏 （走近李奇）孩子，你也不能不想想你的事。甚麼不理是不成的。

李奇 什麼事？

李洪氏 你應當想着你怎麼過活。

李奇 怎麼過活？人家怎麼過我也怎麼過。

李洪氏 老頭子今兒一定會死。

李奇 他死他的，與我什麼相干？

李洪氏 孩子，可是活人不能不想着過日子。做長工一輩子忍饑受餓作奴才嗎？你是糊

里糊塗，我做娘的樣樣都給你想到了。我給你打好了樁子了。別忘了我爲你辛苦一場。

李奇 什麼樁子？辛苦什麼？

李洪氏 我全是爲你呀。這是你一生的事。

李奇 什麼事？

李洪氏 你別裝糊塗，我老實跟你說吧，我去問過地保了。我說：比方有一個人，有一個填房的老婆，有兩個女兒。大女兒是前頭的老婆養的，第二個女兒就是這個填房養的。

這個男人死了，這個填房的老婆帶着兩個女孩子嫁人，可以不可以？他說：「只要本家親戚不搗亂，沒有什麼不可以的。」孩子，我告訴你，這個事情麻煩多着哪。可是我

都給你辦好了。不過，最要緊的是錢。

李奇

你給我辦好什麼？

李洪氏（生氣地）混賬！你還給媽媽吊蛋嗎？你還不知道你媽媽九流三教通透了的

嗎？你跟這兒的老間娘鬧出了那些鬼把戲，不是做娘的給你想法子遮蓋，早讓你吃不了兜着走！你別問，聽做娘的話沒有錯。張老頭兒一死，老間娘怎麼也得跟你，可是四外打點非錢不行。老頭兒有的是錢，就怕死了之後錢要歸人家，所以要快下手。回頭那老間娘拿到了錢會交給你。你收着，就趕快把它藏起來。

（李奇想了一想點點頭。）

月英（匆匆走出來）到底還是在他身上。（從圍裙底下拿一包東西出來）

李洪氏 快點兒交給阿奇，讓他藏起來！

月英 (猶豫地) 呵呵,是了是了,怎麼好呢?還是我……還是我自己……(回身欲走)
李洪氏 (一把抓住她) 你到那兒去?給人看見怎麼得了?他的妹子就會來了。交給他呀!
他是自己人啦。

月英 (站着遲疑不決) 唔……

李奇 怎麼交給我吧。我會藏的。

月英 你藏在那兒?

李奇 你還不放心的嗎?(冷笑)……

小金 (抱着洗過的濕衣服等上)

月英 (對小金) 到那邊去曬去!(小金下,月英順勢便把錢交給李奇。) 你要小心!

李奇 怎麼那麼胆小?我藏的地方,誰都不知道的。

李洪氏 (對月英) 人怎麼樣?

月英 他已經斷氣了。

（正在這時，小銀在外面叫。）

小銀 姑媽來了，姑媽來了。

李洪氏 （僵月英）你趕快哭呀！（月英哭着進去）小金呀，小銀呀，快來，你爸爸不好了。

（兩個女孩子往門裏跑，姑媽跟着上。）

李洪氏 姑媽，怎麼不早點兒來呀！

姑媽 怎麼啦？

李洪氏 （用手往裏面指指，掩面假哭。）

（姑媽跑進去。）

——幕——

第三幕

地——同第一幕。

時——離第二幕十個月之後，冬天。

幕啓時，花月英在預備作飯，小銀坐在矮棧上吃山薯。

大忠（從外面跑進來向月英）老闆還沒回來嗎？

月英 唔？

大忠 他做長工的時候我在當兵，不想一轉眼他做了老闆，我來做長工。

月英 萬般皆是命。

大忠 也怪自己不好。

月英 閑着你就把打麥場收拾乾淨。

大忠 早打掃過了。一根亂草都沒有。我做事情是再靠得住沒有。老闆也快回來了吧？

月英 他着什麼急？有的是錢，還不儘他胡鬧！……

大忠 一個人有了錢爲什麼不圖快樂？可是大姑娘小金跟他去幹什麼？

月英 那你去問他。我那知道那傢伙帶她去幹什麼？

大忠 反正只要有錢，到城裏去什麼都有。

小銀 我聽說，這個爸爸……

月英 （搶着說）爸爸就爸爸，爲什麼這個爸爸，那個爸爸的？

大忠 （笑起來，一面走向炕上。）

小銀 對了，爸爸說要買給我一條圍巾。你看見姐姐出去的時候沒有穿得才漂亮哪。

月英 人大心大就不懂得羞恥了。別學姐姐那麼不要臉的。

大忠 什麼叫要臉不要臉？有錢就出去玩玩，就是那麼回事。（拍拍肚子）夜飯還早吧。

（開始打瞌睡）

(鄰女甲走進來)

鄰女甲 噯! 怎麼老闆還不回來?

月英 沒有哪。

鄰女甲 是時候兒了, 不在鎮上酒館裏嗎? 剛才我妹妹好像看見他從城裏回來了。

月英 小銀, 小銀,

小銀 呵。

月英 到鎮上酒館裏去看看, 你爸爸一定喝醉在那兒哪。

小銀 好。(跑出去)

鄰女甲 呵, 他帶着大姑娘一塊進城的呵?

月英 要不然他進城幹什麼? 什麼事情都爲的是她。他說要到銀行裏去取利錢, 其實是

爲着大小姐要進城去玩。

鄰女甲 (搖頭) 那可不好。

小銀 (再回到門口來) 就是在那兒怎麼樣?

月英 你看看在不在,回來告訴我得了。

小銀 呵,曉得了。(下)

月英 喂,回來的時候走過楊四跟周二家裏問他們的錢能還不能還?要是還不了本,也讓他們把利錢先送來。

(小銀應着下。)

大忠 (大聲鼾睡)……

鄰女甲 嚇我一跳,是誰?

月英 這是我們雇的長工。

鄰女甲 可了不得。喲,我忘了,聽說你們大姑娘有了人家了?

月英 提是有人提過,後來又沒有聽說了。誰要啊?

鄰女甲 不是說,陳家嗎?

月英 他們也沒有說成。

鄰女甲 她也是要出嫁的時候兒了。

月英 早就應當出嫁了。可是他爸爸不讓嫁，要留着她在家里。

鄰女甲 那怎麼成？你們老閻把你們大姑娘留在家里，又帶着她跑到東跑到西，也不好
看。說是說不是親生的，正因為不是親生的，更應當避開點兒才是呀！

月英 這個女兒也不是我親生的，他們瞞着我，不知道鬧些甚麼鬼。

鄰女甲 啊，這是那兒說起？

月英 我的苦處是沒有法兒說。他們越來越不像樣了。

鄰女甲 呵，他們怎麼樣？

月英 以前李奇也有喝醉的時候，可是儘管醉了，他還是好好兒的待我。這會兒一定是
聽了大姑娘的話，脾氣大改了，有一點兒不稱他的心，他就拳打腳踢。前回，他兩隻手
抓住我的頭髮，好容易我才逃掉，想不到這死丫頭比毒蛇還厲害，世界上真會有這

種惡蟲。我想她的生娘一定是壞種。

鄰女甲 看起來你真可憐，老閻娘。聽說你們老閻以前是窮得叫化子似的，你嫁了他，他不愁穿不愁吃，他是這樣待你，你怎樣忍得？你爲什麼要放過他呢？

月英 你說的話是不錯的，可是我沒有辦法。以前我嫁的那個人，脾氣很不好，可是我不怕他。我要怎麼樣就怎麼樣。現在這個就不行，我一看見他就軟了。

鄰女甲 那一定是他有妖法。我聽說他的母親李大孀，又會盡符又會念咒。我看你請個道士先生禳解一下吧。

月英 我也這麼想，有的時候我難過死了，我恨不得打死他。可是只要一見他，我就好像迷住了似的。

鄰女甲 你一定是被妖法迷住了。你真是連樣子都變了。

月英 我真變了枯樹一樣。可是你瞧小金，那種又髒又蠢的東西，這會兒只管瞎打扮，哼，狂得還了得？簡直好像這一家的主人就是她似的。她發起脾氣來恨不得房子都拆

掉。

鄰女甲 唉，那你真太苦了。可是人家都說你了不得，有錢，誰知道你也有你的難過。

月英 什麼了不得？說完就完，錢跟水一樣的化，唉，我真怕！

鄰女甲 你馬馬虎虎就那麼給他化嗎？錢是你的呀。

月英 你那兒知道，我沒有辦法。

鄰女甲 我要是你呀，我早就跟他吵起來了，錢是我的，還怕他嗎？

月英 （嘆氣）唉，難說得很。

鄰女甲 那麼看起來你一點兒辦法都沒有？

月英 真是一點兒辦法都沒有。他掐住了我，我沒有主意了，不知道怎麼才好？

（大順的咳嗽聲從外面傳來。）

鄰女甲 （傾聽）有人來了。

（李大順上來。）

大順 你們都好？

月英 爸爸你從家裏來嗎？

大順 我來看看阿奇來的。可是這個這個……吃了中飯才動身，偏偏下起雪來了。路上

很這個，那麼就來晚了。阿奇在家嗎？（他脫蓑衣和油鞋坐下來）

月英 到城裏去還沒回哪。

大順 我有點兒事情找他，前回也說過的……是這個，這個，糟得很。家裏死了頭牛。那麼，這個，想要買一頭牛，因此，特爲來這個……

月英 阿奇對我說過，等他回來可以商量一下。在這兒吃晚飯吧，他就回來的。（對大忠）
老胡，你也一塊兒吃吧。老胡！

大忠 呵呵呵——

月英 不吃飯嗎？

鄰女甲 唉呀，我要回去了。

月英 不吃飯嗎？明兒見吧。

（鄧女甲下。）

大忠 呵，不知道怎麼一下就睡着了。（對大順）呵！老老閻，老老閻，你好？

大順 呵，老胡，那麼說，你在這裏這個……

大忠 對了。我在這裏跟你兒子做長工。

大順 呵！怎麼說，跟我兒子做長工，那那那……

大忠 沒有飯吃呢。我在城裏一個做生意的人家裏幫忙，每天（做喝酒的姿勢）這個，把錢喝光了。回到鄉下來，沒得吃，沒得住，只好賣這幾根老骨頭。（打個呵欠）呵嚕嚕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虧你的小老閻用了我。

大順 那麼我的兒子他幹些什麼？他另外還有好事嗎？他倒用起長工來了。

月英 他有什麼事？以前倒還種種地，這會兒是人心大變，就得用長工。

大忠 有的是錢，還做什麼工？

大順 吃閒飯，那不對。

月英 唉，這個人變得不像樣子了。

大順 這就叫這個這個……放肆。一個人有了錢就變壞了。

（月英從灶上端出饅頭，大順和大忠走過去坐下吃起來。）

大忠 有了錢就連一隻狗都要發瘋，人養肥了那還有什麼話說？我有錢的時候那才真夠味兒哪。接連一個多月，吃着喝着玩兒着，臨了連褲子都玩兒掉了……那麼，這會兒是完了。他媽的！

大順 那麼你的老婆呢？在那兒哪？

大忠 我的老婆！她有她的好地方。她盡圍着那酒館子戲館子門口轉，嗒，她打扮得才漂亮呢。一個爛眼皮，一個黑眼圈兒。翹着個鼻子，歪着個嘴，那才好看呢，他媽的！

大順 這是個什麼話？

大忠 丘八爺的老婆還不是馬馬虎虎的，他愛在那兒就那兒。

大順 (對月英) 阿奇到城裏去帶着什麼去的？我是說這個這個，帶着什麼去賣的？

月英 空手去的。到銀行裏去取錢去的。

大順 呵？你們錢怎麼取法兒的？

月英 三十塊二十塊一期，到期一定去取。

大順 那麼今天取，明天取，那不取光了麼？爲什麼要取呢？

月英 本錢不會動的。

大順 怪了！你說三十塊二十塊一期，那不是這個……那麼你又說本錢不會動。比方倉裏的米，你天天會挑不完嗎？你一定受了人家的騙了。你查問一下就知道了。儘管取着化，本錢不動，那才這個啦。

月英 我也不大明白，可是有人教給我們把錢存在銀行裏，不担心，又常常好用利錢。

大忠 一點兒不假。我以前的東家是做生意的，他把錢攔在銀行裏，他盡睡覺，一點兒事也不做，利錢會送上門來。他們是吃利錢的。

大順 這太好笑了，吃利錢，吃利錢，那麼吃誰呢？

月英 那自然吃銀行咯；我也鬧不明白。

大忠 這個道理你們是不懂的，我來說給你們聽！比方你有錢，我呢，沒有法兒買種子，沒有法兒付地租，到了春天，田不是要荒了？那麼我就跑到你那兒來，問你借個十塊八塊，約好秋天收割的時候還你。許給你多還一塊錢算是送禮的。可是你說要抵押，或是牛或是豬。要不然，還的時候要多給四塊五塊由得你說。那麼我呢，因為逼得萬般無奈，只好說得了，就這麼辦吧。那麼，你借我十塊錢，到秋天還你十四塊或是十五塊。

大順 那我明白，可是那就放印子錢是喪良心的事啊。

大忠 你別忙，我還沒有說完呢。比方說，你是那麼做法，那麼我呢？是被你盤剝的。現在比方老闆娘，有錢沒有處化，她是個女人，也不知道怎麼辦才好。那麼她問你：「有什麼法子讓我的錢生點兒利吧？」那麼你說：「可以的，讓我來替你想法子。」剛巧到了第二年春天，我又來問你借錢，你要是看我得起，夠得上給你盤剝的話，你就讓老闆

娘把錢借給我。要是你估量我還不起，你就說：「滾他媽的蛋！」不借給我，你再用你跟老閻娘的錢去找個搾得出血的借給他。銀行裏幹的就是這種事，把許多的錢就這麼轉來轉去，別提多麼巧妙哪。

大順 這怎麼使得？這是不好的事。這種事，鄉下無知識的人有人做。可是明知道是壞事，為什麼知書達理的君子們也這這這個呢！

大忠 喝喝，他們就愛幹這個。不過你們有錢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可把錢送到銀行裏去。他們就會積起來，想法子去搾窮人的血，那才巧妙哪。

大順 照我看起來，這個這個，沒有錢是爲難，可是這個有錢更爲難。真是鬧不明白。天生人是應當做工的，不過照你說，把錢存在銀行裏，只要睡在家裏等飯吃，怎麼使得？大忠 怎麼使不得？如今沒有人這樣想你哪。他們只想有什麼新的方法，多從窮人身上搾血吃。

月英 一個人有福不會享，除非他是傻子，這個年月不吃人家的血，自己的血就得給人

吃。

大順（嘆息）呵，想不到世界變成這個樣子，比毛廁還髒，將來還不知道怎麼樣呢。

月英 再吃點兒吧？

大順 呵，飽了飽了。不吃了。

大忠 我也飽了。（臨起身拿兩個饅頭帶在身上）

月英（自語）有父親教訓一下倒也好，可是說出來難爲情。

大順 什麼？你說什麼？

月英 呵，沒有什麼。（她一面收拾棹子）

（小銀上。）

大順（對小銀）喲，寶貝，真勤儉，冷不冷？

小銀 呵，爺爺……凍死了。

月英 在不在那兒？

小銀 沒有哪。可是趙大爺說看見他跟姐姐在城裏喝酒，說爸爸醉得不成樣子了。

月英 （給她東西吃）這個拿去吃吧。楊四他們的錢呢？

小銀 （取出錢來給月英）這是楊家的利錢；周家說今兒沒有，明天親自來跟媽說。

月英 好吧，明天再說吧。老爺子。

大順 什麼？

月英 那王秀英什麼樣了？

大順 唉，難說得很。不過這孩子又聰明，又老實，又肯做，是個好老婆，好的，好的。

月英 聽說王秀英的男人陳保正有個姪兒要娶我們的小金，你聽見沒有？

大順 那就是小陳那孩子的事，鄰居們都那麼說，我沒有說什麼。我家裏好像在那兒說。

不過我知道小陳是很這個，很好的。

月英 最好是早點兒定，算了一樁事。

大順 唔。

(李奇在外邊唱着二簧。)

小銀 呵，回來了。

月英 管他呢。

李奇 (推門站在門口，酩酊大醉。) 老婆，老婆，誰來了？

月英 (不答)

李奇 誰來了？那個來了？你忘了嗎？

月英 (去扶他) 別鬧了。進來吧。

李奇 (兇樣子) 你瞧，誰回來了？

月英 (沒有辦法，扶着他。) 得了，得了，老闆回來了，你請進來吧！

李奇 對了，老闆回來了。你曉得老闆是誰？

月英 誰不知道你是李奇。

李奇 李奇？李奇也是你叫的嗎？好沒規矩。

月英 (笑) 那麼叫什麼?

李奇 你要叫我老爺。

月英 (笑着把他一拉) 好, 老爺, 請進來吧。

李奇 李老爺, 那一個腳先進來? 你說。

月英 得了, 快點進來吧, 北風吹得冷死了。

李奇 你敢不說?

月英 真是怪脾氣。好吧, 好吧, 請老爺左腳先進來吧。

李奇 嗯, 這才對了。(高舉右腳走進來, 跌在椅子上, 這椅子原是張裕福常坐的, 現在歸了他。)

月英 你瞧瞧誰來了?

李奇 (注視有頃) 呵, 爸爸來了嗎? (命令似地對月英說) 爸爸來了不能怠慢! 要好好

兒孝順爸爸, 懂不懂? (跑到大廳跟前作揖) 爸爸你老人家好呀。

大順 你瞧, 醉得那個樣子。酒呀, 酒是真這個。

李奇 啊，你說酒好是不是？來一杯吧。我本不想喝的，朋友們拉着去。恭喜恭喜！

月英 去睡去吧。

李奇 老婆，快說老爺站在什麼地方？

月英 得了，去睡去吧。

李奇 我還要跟着爸爸喝茶，談談哪。去倒茶去。（望門口）小金，你走得好慢呵。

小金 （穿着漂亮的衣服，手裏拿着些買來的東西走進來，對李奇。）你還說呢。你醉得那個樣

子，把紙包兒全給弄散了，害得我收拾了半天！

李奇 得了，別撒嬌了。（對大忠）喂，老胡，打瞌睡嗎？去再餵一趙豬，看牛的作料夠不夠，還

要給我磨點兒麵。

大忠 豬也餵過了，牛也……

李奇 （咆哮）叫你去，去得了，囉唆！

大忠 呵，是了，是了。（下）

大順 那麼大年紀，這麼冷的天氣，你儘指使人家，不對不對。

李奇 爸爸喝了酒了，你別生氣。酒是人人愛喝的，老胡壯得很，不要緊。喂，月英，怎麼還不倒茶來？小金，把買的東西拿出來看看。

小金 （從手巾包裏拿出許多紙包的東西來放在桌子上） 這個是我的，誰也不用管；這是人家的，我也不管。（拿出包香煙抽起來）

月英 又買那麼多東西。

李奇 關你做什麼事？去拿我的茶壺出來！（月英下）爸爸別生氣。（裝成不醉的樣子）你當我醉了嗎？我一點兒沒有醉。酒能誤事，可是，我一點兒也不會誤事。我說話多麼清楚？是不是什麼事我都會辦。我什麼都記得住。牛死了要買牛是不是？我記得。要錢是不是？好辦好辦。數目大就要等幾天；少數的，十來二十塊錢拿去就是了。

大順 不成不成。

李奇 怎麼說？真當我醉了嗎？喝杯茶吧。什麼都行。我辦給你。

大順 (搖頭) 這才真不像樣子。

李奇 (拿出十塊錢示大順) 你瞧，錢在這兒，十塊。去買一頭小牛。你瞧，爸爸的事情，我不會忘記的。一個人最要緊是孝順，拿去拿去！我是最大方不過的。(大順不受，他抓住他的手塞上去。) 我說叫你拿去，我說給就一點兒不難過的。

大順 這我不能要。我還不能這個，跟你說話。你你，你還沒有像個人哪。

李奇 得了，拿了，拿了去。

月英 (拿着茶壺出來走近大順) 你拿着吧，省得他鬧不完。

大順 (受錢，搖頭。) 醉貓咕咚的，不像個人。

李奇 對了。能還就還，不還也行。我就是這個脾氣——小金，把你那紙包解開看看！

小金 那有什麼看頭？我就要收起來了。

李奇 拿出來！給你妹妹看看。打開那條圍巾她看看。(伸手拿過圍巾) 給我！

大順 看着就難過。(坐到旁邊去)

小金 真是有什麼看頭？

小銀 喲，真好看！這一定是上海來的。

小金 誰說這的確確是外國來的？

小銀 呵，這個料子才好哪！隔壁王大嫂買的還沒這個好哪。

李奇 那自然。

月英 （生氣）你瞧，這是怎麼回事，攤了滿桌子。（故意在桌子上擺茶碗）

李奇 你來看這個。

月英 有什麼看頭？當我沒有看見過嗎？拿開！（把圍巾扔在地下）

小金 你這是幹什麼？要扔扔你自己的。

李奇 （對月英）月英別吃醋，你來看哪。

月英 看什麼鬼？

李奇 你當我忘了你嗎？你瞧，（拿出一個紙包給她一看，又縮回去藏在屁股後頭。）這是買給

你的，可是不能隨便給你，你猜屁股後面是什麼？

月英 擺什麼臭架子？我才不怕哪。你用的是誰的錢？買東西送老婆哪，全是我的。

小金 你的？你想偷人家的，沒有那麼容易。走開去，好不要臉！

月英 你罵我？我趕你出去！

小金 你趕我？試試看！

（兩個人打起來。）

李奇 （站在兩個女人當中）女人真討厭，算了，算了。

小金 真不怕醜！乖乖兒別說話多好，還當人家不知道你的事嗎？

月英 知道什麼？你說！你說！說看！

小金 你自己做的事。

月英 哼，你這個爛東西，倒會偷漢子。

小金 還有人會謀死親夫啦。

月英 (一跳過去) 嚼爛你的舌頭! (又打起來)

李奇 (拉住花月英) 你怎麼啦? 你瘋了?

月英 你嚇我, 我才不怕你哪。

李奇 你出去! (把月英推向門口)

月英 讓我上那兒去? 這是我自己的家。

李奇 滾滾, 停一步都不答應你。 (把她推倒地下)

月英 (又哭又叫) 我才不走哪! 這是那兒說起? 從我的家裏把我趕出去! 你這個鬼! 當我處置不了你嗎? 你等着!

李奇 好, 瞧你的!

月英 我到村長那兒去。我叫警察, 叫保安隊。

李奇 滾!

月英 我就去上吊?

李奇 請便。去你媽的！（把她推出門去）

小銀 噯呀，我的媽呀！（哭起來）

李奇 我還怕她？你哭什麼？她就回來的。去，你也滾！（推小銀下）

小金 （一邊清東西）死鬼，全給弄髒了！趕明兒我剪掉她的衣裳，挑她好的剪。

李奇 我不是把她推出去了嗎？你還去什麼？

小金 你瞧，新的圍巾弄成這個樣子，她要不走我挖掉她的眼睛。

李奇 夠了夠了。你還生什麼氣？要是我歡喜她怎麼樣？

小金 歡喜她？老妖精似的，早把她趕出去什麼都沒有。這家也好，錢也好，完全應當是她的。她也配做老闆娘？她殺得了自己的男人，也就會殺你，我全明白。

李奇 女人家真什麼都說得出口。我看你說的什麼連你自己也不明白。

小金 我跟她住在一塊兒我受不了。什麼老闆娘？還要做我的媽哪！我說出來叫她死到監牢裏去。

李奇 得了，得了，這還不夠嗎？你別理她得了。別理她，看着我就是了。我才是一家之主呢。我愛怎麼就怎麼着。不管是誰，我歡喜的女人我就歡喜，我有這個權。她是在我的腳底下。（指腳，他唱。）

大肉饅頭真好吃，

吃了又睡，睡了又吃，

小姑娘，摟在懷兒裏，

快樂逍遙靜等死！

這也是前世修來的。

（小金伏在桌上哭，李奇優游自在，坐在地，坐在椅子上唱着，老胡進來。）

大忠 女人們又吵了架了？

大順 （對大忠）歇一會兒吧。（他看不慣兒子胡鬧，早已把蓑衣油鞋穿好。）

大忠 （看上去情形不對）

李奇 拿點水果來吃吃！小銀！

小銀 (上) 什麼事？

李奇 你媽呢？

小銀 在那邊哭哪。

李奇 要她來泡茶！小金，把桌子上的東西收進去。(推她)

小金 (搬着東西一扭一扭走進房去)

李奇 (拿紙出來算賬) 這個是我自己買的；這個是老婆買的；白糖兩毛；火油一塊；爸爸十塊。爸爸快來喝茶。

月英 (走進來站在門口)

李奇 過來——你過來，喂，村長怎麼說？保安隊來了沒有？我告訴你，閒話少說，少生氣，坐下來喝茶。(拿起方才的一個紙包) 這是給你的。(拍着她把紙包遞過去)

月英 (搖搖頭，扭捏一下仍然接着那紙包。)

大順 (走過來,把錢往桌子上一放)拿回去,這是你的錢!

李奇 你怎麼啦?要上那兒去?

大順 我要回去。我要這個這個回去!

李奇 爲什麼?這麼晚了,怎麼好走?

大順 我在這裏住不得。我就是這個這個,看不上眼。

李奇 你喝杯茶再說吧。

大順 我馬上要走!你真這個這個不像樣子!糟透了!你太不成話,我走了。

李奇 好好,我知道了。你喝茶再說。

月英 老爺子,你怎麼啦?怎麼一來,人家說起來多難聽?還當我們不好讓你生了氣。

大順 我生什麼氣?不過我的兒子是完了。

李奇 什麼叫完不完,說出話來讓人聽不懂。

大順 反正完了就是完了。你完全完了,前回我給你說什麼話的?

李奇 你說的話多得很，不知道是那一句。

大順 我給你說那孤女王秀英的事。就是被你糟蹋過的那個孤女，如今你又……

李奇 又來了，還是那麼一套，那不早完了嗎？

大順 完了？一個人造了孽，那才沒有完哪。你自己掉在無底深潭裏頭了，你還不這個。

李奇 得了，喝杯茶再說。

大順 我不喝你的茶。我見不得你的孩子，我實在這個。

李奇 爸爸，你就是怎麼回事？

大順 你別太得意了，看你簡直不是東西。我勸你改改你的行為。要不然……

李奇 爸爸，你別只顧罵我，如今這一套不時髦了。

大順 對了，如今是要兒子打父親才時髦了。你這傢伙一定沒有好下場。

李奇 你既知道我沒有好下場，你又找我幹什麼？

大順 你當我是向你要錢來的嗎？錢在桌子上，我寧肯討飯也不要這種昧心錢！

李奇 好，爸爸，就算我錯了，你別生氣了，明天再走吧。（拿住他。）

大順 放手！這個，這個，住在骯髒的地方，我不如蹲在牆根底下去過夜去。（他走出門去）

（小金小銀走出來看着。）

李奇 哼。

大順 （再回身進來）孩子，你仔細想想，我走了！（走出）

小金 （對李奇）來喝茶吧。

大忠 這才叫人心大變。

李奇 這是那兒說起？（往椅子上上一躺）

（花月英望着門和小金都無聊的樣子，小銀低頭要哭出來。）

——幕——

第四幕

地——同第一幕。

第一場

秋天午飯後。

幕啓時，鄰女甲乙二人從門裏出來。

鄰女乙 你看我臉上有點兒紅吧？

鄰女甲 一點兒也不覺得。本來你就沒有喝幾杯酒。

鄰女乙 這家人家真愛玩兒排場，下定也要請喜酒。

鄰女甲 你那兒知道，這裏頭有原故的。

鄰女乙 什麼原故？

鄰女甲 我告訴你，可別瞎說。

鄰女乙 你說吧。

鄰女甲 這大姑娘許的婆婆家，陳家很有錢。你不知道嗎？就是王秀英嫁的那個陳老頭子的姪兒，完全是李奇的媽媽從中拉攏這門親事的。那陳家催着要娶，可是小金不肯嫁，李家老太婆又怕錯過了這門親事，因此先要他們下定。

鄰女乙 小金爲什麼不肯嫁呢？

鄰女甲 聽說是有病。

鄰女乙 有病？怪不得那個陳家送聘禮來的人要見見大姑娘，她不肯出來呢。

鄰女甲 你猜她什麼病？

鄰女乙 我不知道。（鄰女甲笑）你笑什麼？

鄰女甲 她的病很奇怪。不知道怎麼樣，被人使了邪法，肚子大起來，又腫又痛，裏面還會

動呢。

鄰女乙 喲，可了不得！是真的嗎？

鄰女甲 誰說不是真的？你瞧，那怎麼好做新娘子！

鄰女乙 那可怎麼辦呢？

鄰女甲 那還不好等她的肚子消下去。（兩人咯咯的笑。又聽見裏面有人的聲音。）喂，有人來了。

（李洪氏與陳大媽同上。）

鄰女甲 你瞧，這就是陳家來下定來的。

李洪氏 （對鄰女甲乙）喲，大嫂子，你們都吃飽了嗎？

鄰女甲 吃飽了，謝謝你，大嬸兒。

李洪氏 請裏邊坐坐吧。

鄰女甲乙 我們要回去了，謝謝你，大嬸，明兒見。（兩人同下）

李洪氏 怠慢你們，明兒見。

陳大媽 大姑娘的病是幾時起的？

李洪氏 起了沒有多久呢。昨天問過菩薩，不久就會好的；你回去告訴大爺，讓他放心吧。

只等病一好，馬上就過門。

陳大媽 鄉下人也真是討厭，最愛亂七八糟的瞎說……

李洪氏 可不是嗎？可是真金不怕火煉，是好的就不怕人說。不是我誇口，小金這孩子，真

是好極了。在我們這鄉下數一數二的，打着燈籠沒有處找呢。

陳大媽 那還用說嗎？要不是這樣，我們的小老闆，老實不客氣，也就看不上。

李洪氏 今天算是下定了，聘禮就是那個數目，一言爲定。

陳大媽 包你沒有錯，可是你們嫁粧照單子上也不能少。

李洪氏 你真愛說笑話。嫁粧是包你有多沒有少。李家也不是不要面子的。

陳大媽 你別見氣，我是再老實不過的。

李洪氏 外邊風大，你還是到裏邊兒去坐坐去吧。

陳大媽 也好。

（正在此時，花月英上來對李洪氏使個眼色。）

月英 喲，大媽，對不起，沒有陪你。

陳大媽 自己人不用客氣。

（月英又對李洪氏做個眼神。）

李洪氏 陳大媽，你的轎子在前面等着，還是怎麼樣？讓他們回去嗎？

陳大媽 那麼我回去吧；時候也不早了。

李洪氏 爲什麼不住下呢？老胡！

（胡大忠應上。）

月英 老胡跟陳大媽預備轎子。

小銀 （在門口一望，叫）媽！

月英 是了，知道了！陪着陳大媽！

（陳大媽進裏面，小銀陪着去。月英把李洪氏拉到一邊。）

月英 看起來是快了，痛得很呢。

李洪氏 我們快去把這老太婆送走再說。

（兩人急下。）

第二場

夜間。

胡大忠抽着旱煙袋走過來坐下。

小銀打開門找大忠，看見他，快跑近他跟前。

大忠 喲，小銀，你怎麼還沒睡呀？

小銀 我正找你哪。

大忠 你今兒快活啊。

小銀 還說快活，把我嚇死了！她們都跑到倉那邊去，把我一個人扔在這兒，我怕得很，才來找你呢。

大忠 你怕什麼？

小銀 你還不知道姐姐跑到倉裏去了嗎？

大忠 倉裏？

小銀 可不是嗎？姐姐肚子痛得很，她說要死。她要嚷，又怕人聽見，就躲在倉裏去了。媽媽她們都好像急瘋了似的，把客一送走就全跑到倉裏去，把門關起來。我偷偷的去一聽，聽見姐姐嚷着。還聽見有小毛毛咕哇咕哇的哭。

大忠 呵？

小銀 一定是姐姐養了小毛毛了。

大忠 沒有的話，不要胡說！

小銀 真的。我姐姐養了小毛毛，我叫什麼？

大忠 我不知道，你不要瞎說，回頭你媽要打你的。（起身）呵，我要睡覺去了。

小銀 你別去，你陪陪我，我怕死了。

月英 （從裏邊叫）小銀，怎麼還不睡覺呀？

大忠 是不是快去吧！

小銀 呵，來了。（跑進去）

大忠 阿彌陀佛，這是從那兒說起？天底下會有這種事……呵，得了，睡覺去吧。（走進去）

（李奇失神地從屋角牆邊走出來。）

李奇 想不到會這樣的麻煩。（他憂鬱徘徊）

（花月英從門裏出來。）

月英 你在這兒嗎？找了你半天了。

李奇 唔。

月英 你在這兒怎麼樣？總得想法子才是呀！

李奇 你說怎麼樣？

月英 你聽我的話就是了。

李奇 把他送到育嬰堂去。

月英 那除非你自己送了去。你只會胡鬧，鬧出事情來又這麼胆小。

李奇 依你怎麼辦？

月英 不是叫你到草棚子裏頭去挖個坑嗎？

李奇 沒有別的法子嗎？

月英 別的法子？那裏有便少胡鬧一點兒不就好了嗎？去吧，我的祖宗！

李奇 啊，真難爲死人哪！

小銀 （在窗口）媽，快來吧，我怕！

月英 你這傢伙，再要不好好兒去睡，我就打死你！（回頭對李奇）你別猶疑了，趕快去挖

坑，我就來。（跑進去）

（李奇一人在場；月英開窗戶，聽見打小銀的聲音。）

李奇 受罪的時候到了。我大不該……

（這時聽見貓頭鷹叫聲，遠寺的鐘聲，遠處犬吠聲。李洪氏提着個燈籠，拿着把鋤頭走來。）

李洪氏 你怎麼呆子似的，在這兒幹什麼？你老婆沒有跟你說嗎？還不快點兒弄好？

李奇 到底要我怎麼辦？

李洪氏 怎麼辦？我們就弄好了，你幹你的得了。

李奇 何苦把我扯在裏頭？

李洪氏 把你扯在裏頭？混賬！你還想溜嗎？你自己幹的事，你還逃得了嗎？

李奇 那樣做太狠了。那也是個活人哪。

李洪氏 活人？！早就死了一半了。好，你打算怎麼辦？送到育嬰堂去嗎？還不是一樣死？弄

得誰都知道，那麼小金也不能嫁人了，你又不能娶她，就這麼一生一世胡鬧下去嗎？

李奇 萬一別人知道怎麼辦？

李洪氏 在自己家裏怕什麼？照我的法子辦，一點兒痕跡都不會留的。可是我們到底是

女人，男人不出力是不行的。鋤頭拿去，好好兒做，我把燈照着你。

李奇 怎麼做？

李洪氏 （輕言）挖一個坑。我們就去拿了來，趕快弄完了就完了。就來了，你快走吧，我去了。

李奇 怎麼死了嗎？

李洪氏 自然是死了。因此要快點兒弄掉他，要不然，倘若有人沒有睡覺，看見了，或者聽見了，那怎麼得了？那些鄉下人最愛管閑事的，萬一被人知道了怎麼辦？趕快去挖個

坑，埋在裏頭誰知道？

李奇 我不幹，我走開，你愛怎麼就怎麼辦吧。

月英 （上）坑挖好了沒有？

李洪氏 你跑出去幹什麼？你把那個擱在那兒了？

月英 裝在口袋裏頭，聽不見聲音了。阿奇怎麼樣了。

李洪氏 他說他不幹。

月英 不幹！那麼請他到監牢裏去餵臭蟲。（她發痛似地）好，我就自首去，一五一十說個乾淨，反正沒有辦法了，一同玩兒完吧。我就去！

李奇 你去怎麼說？

月英 怎麼說？我還不會說嗎？以前我丈夫的錢是那個拿去的？不是你嗎？毒藥是誰下的？是我。第一個你知情。我跟你同謀共犯。跑不了我，也飛不了你！

李洪氏 算了好不好？阿奇，怎麼那麼固執？真沒辦法，別讓人爲難了，去吧。

月英 好臉子！不肯幹！算了吧，我忍了這麼久，也輪到我手上來了。叫你去幹就得去，要不然，我什麼都做得出來，鋤頭在這兒，拿着去吧！

李奇 那麼兇幹什麼？（抓着鋤頭慢慢走到草棚面前，忽然又退回。）不，我不去。

月英 好得了。(低聲叫起來)你們來呀!

李洪氏 (按住她的嘴) 你瘋了?他就去的。——孩子,去吧,去吧!

月英 我把鄉約地保全叫來。

李奇 得了!好討厭的傢伙!那就快點兒吧,反正是那麼回事了。(走進草棚去)

李洪氏 到了這個時候是沒有辦法的,你要脫身你就一定得這樣。

月英 (仍然很興奮) 這傢伙跟小金那壞種常常暗算我,說我殺人。我一個人那麼做嗎?

讓你也殺個人看。讓他也嘗嘗滋味。

李洪氏 你何必這樣呢?別生氣,放靜一點。你到小金那兒去,讓阿奇好趕快挖洞。

(李洪氏在草棚外面拿燈照着李奇。)

月英 哼,好像罪是我一個人犯的,大家分分吧,我才不怕死哪。我說了我不怕死就不怕死。

李奇 (在裏面) 把燈拿近點兒。

李洪氏 他在挖哪，你快去拿來吧。

月英 看着他，別讓他跑了；我去拿了來。

李洪氏 去吧。喂，一路上別忘了念念高王經。（月英下）好厲害的傢伙，可也難怪得她

生氣。這件事就算這樣了，人不知鬼不覺多麼好。小金呢，嫁出去就完事。孩子，你就馬馬虎虎享福得了。全靠着種田是只好捱餓的。反正我也有我的把柄。要不然我吃誰去？孩子，放聰明點兒吧。喂，快點兒挖，她就來了。

李奇 幹什麼那樣慢？要做就快點兒。

（李奇走出草棚。）

月英 （提着個口袋上）

李洪氏 噯呀，阿彌陀佛！

月英 我搶來的，她還抱着不肯放哪。拿去！

李奇 （不接）你自己去。

月英 討厭！（把口袋拋向李奇）

李奇 （接着）哎呀，還活哪！還在動！還是活的！這叫我怎麼辦呢？

月英 （把口袋搶過來扔向草棚裏）這還活嗎？自己做的事自己了。

（李洪氏連勸帶推把李奇推進草棚。）

李洪氏 你瞧他嚇得這個樣兒，可憐他下不了手，可是不這樣又怎麼辦呢？唉，想孩子的，求神拜佛也沒有，不要孩子的偏偏會胡里胡塗養出來——埋好了吧，怎麼啦？

月英 （跑去看一看）泥也不了，一定是埋好了。

李洪氏 阿彌陀佛，這才真是無可如何的事。

李奇 （跑出來，全身發抖）還是活的，不成，活的。（走）

月英 （抓住他）你上那兒去？

李奇 滾開！我打死你！（抓住月英的手，月英逃到草堆後面，他拿鋤頭追，李洪氏攔住他，想搶他的鋤頭。）放開！我會殺你！我全要殺掉！

（月英上前搶掉他的鋤頭。）

李洪氏 他嚇狠了，不要緊，就會好的。

李奇 他們讓我幹的是什麼？噢，小孩子在那兒哭，在我腳底下呱呱的叫着。他們給我幹的是什麼事？分明是活的，活的。還在那兒哭哪。（向草棚跑去）

李洪氏 別去了，沒有亮啦，還看甚麼？

李奇 （不答，站在草棚面前低頭聽着。）不聽見了，一定是我疑心的。可憐的小骨頭，一根一根在我腳底下嘎吱嘎吱響着。他們讓我幹的是什麼事？（又聽一聽）還是在哭，

這是那兒說起，媽！（跑近李洪氏）

李洪氏 怎麼啦，孩子？

李奇 媽，我忍不住了！我什麼都不行了！媽，你可憐我吧！

李洪氏 你是傷了氣了；可憐的孩子，去喝點兒酒提提氣吧。

李奇 媽，始終輪到我的頭上了，夠我受的了。骨頭還在嘎吱嘎吱響着；哭的聲音老在耳

朵裡頭！……媽，你叫我怎麼好！

李洪氏 去喝杯酒吧，晚上難過一點兒是真的，等兩天慢慢會好的。把小金嫁了，就什麼都忘了。喝酒去吧，甚麼我都會給你弄好的。（指草棚）

李奇 好，喝吧！喝吧！伏在柱子上，一邊李洪氏勸着，一邊月英也走上去溫存着。

——幕——

第五幕

場——和第四幕同。

時——冬季。

幕啓時，李奇一個獨坐在台中偏右方石頭上。遙遙聽見室內男女的笑聲和大門口的鑼鼓聲。一會兒有一個玩龍燈的某甲擎着一個龍珠上來。

某甲 喂，怎麼啦？找你半天，你在這兒躲着。今天你們大姑娘跟新姑爺回門，我們特爲弄

掉龍來玩一趟，恭賀你們大姑娘早生貴子，你怎麼不來披紅？（李奇不作聲）呵，喝醉

酒嗎？

（鄰女甲乙同上。）

鄰女甲 （對某甲） 他們玩得正起勁，你的龍珠怎麼跑掉啦？

鄰女乙 龍沒有珠就好像家裏沒有主。

某甲 可不是嗎？我正找主人來了。

鄰女甲 喲，怎麼啦，老闆？

李奇 對不起，我人不大舒服。

某甲 得了，那我們先去，你一會兒就來吧。（李奇點點頭，他們下。）

鄰女乙 （走到旁邊時間鄰女甲）喂，他爲什麼老那麼不痛快的樣子？有的是錢，還不夠他享福的嗎？

鄰女甲 你還不知道嗎，他們這家子的一本賬？我們去看龍燈去吧。

小銀 （上）爸爸，媽叫我來找你，玩龍燈的人要留他們喝酒，沒有人陪哪，要你去。剛才

那龍燈才玩得好哪，拖一個小孩子騎在龍頭上，走到姐姐面前說是恭喜姐姐早生貴子，那才好玩兒哪。爸爸，你快去吧，你快去吧。

李奇 滾開！

小銀 呵啲啲……我去叫媽來吧。(她正要下，月英上來。)啲，媽來了。爸爸不肯去哪。

月英 (對小銀) 你去吧。

(小銀下。)

月英 (對李奇) 你在這兒發什麼呆？一家的客你也不去陪陪。

李奇 不關我事。

月英 不關你事？儘管小金不是我們親生的，她的母親死了，父親也死了，輪到我們手裏頭，你也叫名兒是她的爸爸。可是你死不要臉，跟她胡鬧，好容易我跟你媽把她嫁出去，算是替你了了一樁事。這齣戲也快唱完了，你還裝什麼蒜？(李奇不作聲)……喂，這麼多客你還是做給誰看？我知道了，你是不想小金嫁人，你想留在家裏，你吃醋是不是？

李奇 得了，饒了我吧。

月英 這也是前世的冤孽會遇見你這樣的人。(正要走時李洪氏又來，對李洪氏)你瞧這

個樣兒！

李洪氏 你去陪客，我來跟他說。（月英氣着下）孩子，你怎麼啦？一個人躲在這兒像什麼樣子？我知道，小金出嫁你有點兒難過……

李奇 （趕緊說）媽，怎麼你也這樣說？

李洪氏 那麼你為什麼難過呢？小金這門親事我替他們配得再好沒有的了，新郎又有銀又有面子，將來你老了也有個靠傍。別難過了，你後福無量哪。去喝酒去吧。

李奇 盡吃閒飯，人家暗地裏都笑我不把我當人，還有甚麼後福無量呢！（眼睛瞪着埋小孩子的草棚子）那個裏頭是什麼？

李洪氏 那個裏頭？傻孩子，蘿蔔，青菜，柴火，還有稻草。（笑起來，湊近前去。）誰也不知道的事情，你還鬧什麼？別難過了，好孩子，你問問，城裏那些享福的人，那一個沒有點兒虧心事？他們的罪孽或許還比我們重得多呢。你仔細想想，不要再胡塗了。（停一停）得了，我去弄杯酒來讓你提一提神。

李奇 不要，媽，我一會兒就來的。

李洪氏 那麼你快點兒來。（下）

李奇 （站起來，走到茅棚邊看看，順手拿到一根繩子，把它掛在一棵樹上，自言自語。）這個日子

真是比死還難過。我倒不如死的好。那些女人還說我沒有用，在家裏也住不下去，外頭又沒有朋友，有話可叫我對誰說？（把繩子往自己頸上一套）我恨不得就是這樣！

（正在這時，忽然聽見大順在裏面叫：「阿奇！」）

李奇 （看見他趕緊對他說）爸爸！

大順 （出場）孩子，你幹什麼？

李奇 爸爸。（哭起來）

大順 聽見你母親說你很好，但是，有人說你的樣子很不好，我今兒是這個，特意來看看你。天底下，走錯路的人也很多，不過只要他明白，他就還可以這個的。你聽我的話。

李奇 爸爸，我是不能回頭的了。

大順 什麼話？你有什麼事，儘管給我說，或許這個事情不是你的錯，要是自己的錯，你要痛痛快快的說出來，你就，你心裏就，就這個了。

李奇 因為我的日子過不了。

大順 我以前對你說什麼？我讓你娶那王秀英，那孩子又老實，又勤儉。你不聽我的話。

李奇 她算有了歸宿了，比嫁給我這種人好。

大順 可是因為從前跟你的緣故，嫁過去被人看不起，被人說閒話，她的日子也不好過呢。

李奇 那是我的罪孽更深了。爸爸，我真是個罪人，可是我最初也沒有想到會犯這麼大的罪。一重一重加上去，我真不知道怎麼好。爸爸，我把我做的事完全說給你聽吧，說出來我心裏還好壓得輕一點。

大順 好，你說出來。你能夠老老實實的說出來，你還算是個好漢，那才是我的兒子。

李奇 爸爸，我犯了殺人的罪……

大順 (一驚) 啊?

(正在這時,許多男女賓客,新郎,新娘和家裏人等等一齊上來。)

李洪氏 這才有趣哪,女婿找丈人,找不着,原來爺兒倆躲在這兒說話哪。老頭子,你怎麼也會來了?你不說永不到這兒來的嗎?

月英 好極了,讓新郎新娘就便兒見見爺爺吧。

(新郎叩頭,小金不想叩的樣子。)

李洪氏 (對李奇) 你怎麼啦!喝了幾杯酒醉得傻頭傻腦的,女婿跟女兒要回去了,要跟你來告辭,你爲什麼不說兩句話教訓教訓他們呢?這個長輩才真不像個長輩哪。

(大家笑。)

(新郎跟新娘走向李奇的面前。)

新郎 岳父,在這兒吵鬧,我要回去了。

(小金和李奇的眼睛相對着瞪了一下;小金低下頭,像哭似的。)

李奇 慢着！你也不是我的女婿，她也不是我的女兒，她是我的老東家張裕福第一位的老闆娘養的大姑娘，這件事在我心裏頭過了很久，今天湊着衆人都在這裏，我想把我說出來也減少我一點罪過。

李洪氏 （跑過去）孩子你瘋了嗎？

李奇 （不理，對小金。）小金，我對不起你，我是犯了殺人的罪。（大家一驚）我的老東家，你的爸爸，是我把毒藥把他毒死的！

大順 （驚得發抖）呵，孩子！

小金 不是的，不是你！

李奇 是我，是我一個人幹的事。我因為要謀他的家產，就把毒藥害死了他，又霸佔了他的老婆。

李洪氏 你真是瘋了！你怎麼會說出這種話來？難道你就不怕死嗎？你還想害人嗎？

李奇 我一點也不瘋。爸爸，你一定知道我不是瘋子。（回頭）小金，你也一定知道我不是

瘋子！好！你們兩個人好好的過日子，我要到縣裏去自首（想下）

小金 不，你沒有殺人！你既是這樣，我還怕什麼？我也去，跟你作見證。說它一個明白乾淨。

李奇 不干別人的事，我的良心就是見證。

小金 怎麼你……（大哭）

李洪氏 孩子，你別胡塗，世界上的人不是拿良心做見證的。你說不干人家的事，你只顧發酒瘋，你不怕害了人家，害了自己的父母嗎？

李奇 媽媽，你放心，我再沒有比今天更清醒的。我也不知道有什麼在指使着我，叫我一定要說出來。各位，請原諒我的魯莽。爸爸，你跟我一同去……

大順 好吧，孩子，真想不到……

李奇 （對月英）月英，撇了我吧。（他嚴肅地走去，花月英上前攔住。）

月英 回來！你算會做人，你算會取巧，要死還不容易，河水又沒有蓋蓋兒。你這個自私自利的鬼！

(李奇父子不願走去。小金瘋狂似地追上去。新郎慌張跟隨。許多賓客和鄰居都跟着他們下。只剩李洪氏和月英。)

月英 生成捱餓的胚子！(指李洪氏)都是你！……(哭倒)

李洪氏 想不到諸葛亮會遇見劉阿斗。(哭起來)……

——幕——

(全劇完)

民國二十八年八月出版

每冊實價二角五分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改編者 歐陽予倩

出版者 現代戲劇出版社

發行者 國民書店

4.6
4.2-9

\$0. 25
